

論尼采對基督教的批判

· 賈海濤

摘要：尼采的反基督教就是反對基督教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教的價值觀源於欺騙和虛構，出發點是邏輯等形而上學手段，因而是和生命的法則相對抗的。它使人類喪失自我，忘記生命的意義，失去活力。所以他要徹底砸碎這一價值體系。在這一廢墟之上，他要重建一個尊重自我、尊重生命的價值體系。他的價值觀的出發點是肉體和本能。

關鍵詞：尼采 基督教價值體系 邏輯虛構 肉體與本能

尼采之反基督教是幾乎盡人皆知的。不過，他反基督教的原因、目的和意義，以及反對基督教的哪些主要內容卻不是人人都能說得清楚的。甚至，關於他的反基督教還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基督教是一種宗教信仰，但究其內容，又是一種價值體系，同時又代表一種文化體系。它在西方早已一統天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傳播也已成爲不爭的事實。人們對它感興趣的與其說是宗教的軀殼或形式，不如說是其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尼采的反基督教就是反對基督教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教的價值觀源於欺騙和虛構，其出發點是邏輯等形而上學手段，因而是和生命的法則相對抗的錯誤的堆積，是理性迷途的產物，人類在它的控制之下會喪失自我，忘記生命的意義，最後走向窮途末路。所以他要徹底砸碎這一價值體系。不僅如此，他聲稱要砸碎一切價值體系。在他看來，別的價值體系，無論是中國的、印度的，還是近代科學的，在本質上與基督教的價值觀都沒有什麼區別，揭穿一家，就等於揭穿一切。因而他之砸碎基督教的價值體系與砸碎一切價值體系是一回事，或者說二者是同時並舉的。在這一廢墟之上，他要重建一個尊重自我、高揚生命大旗的價值體系。他的價值觀的出發點是肉體和本能。當然，尼采的批判雖然從某種程度上擊中了基督教的要害，但他本人的價值觀也不無偏頗或偏激之處。他的某些觀點甚至是極其有害的。本文在系統分析他對基督教價值體系的批判基礎上，還將介紹他否定一切舊的價值體系的原因，同時還要對他所要重建的價值體系及其基礎進行評析。

· 賈海濤，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尼采認為，基督教教義和傳統形而上學是一脈相通的，都是邏輯虛構的產物，目的是為了欺騙。在他看來，把邏輯手段絕對化，以它為準繩去衡量一切，只能產生和生命的意義毫不相干、並以戕害生命為目的的價值體系，這也是傳統理性的失誤所在。因而他反對包括基督教價值體系在內的一切“理性”體系。可以說他的“反基督教”、“反理性”、“反道德”都是一回事。他反它們是因為它們的出發點完全相同，同為一母所生。他要正本清源，找到理性的真正的基石，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價值重構。

柏拉圖的“理念論”可以說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典型代表，而它與基督教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正是新柏拉圖主義為基督教教義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來源。教父神學和經院哲學可以說都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的消極利用和發展。因而基督教的內容可以說就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的喬裝和再版，只不過換換概念和名詞，變得通俗易懂而已。人們信仰的就是這種編造出來的空洞的概念體系。

“上帝”是基督教價值體系裏最基本的概念。其他重要概念，如“天國”、“彼岸世界”、“來世”、“善”、“原罪”等等都是建立在這一概念之上的。徹底否定了它，就等於撤除了基督教價值體系的根基。沒了這一根基，建立其上的概念大廈及其代表的一切也將隨之被徹底摧毀。

說穿了，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只是對一種價值觀念的信仰，因為上帝實際上是這一價值觀的代名詞或代言人。對於基督徒來說，上帝是“善”與“惡”的規定者，是道德標準的規定者，是一切價值標準的規定者。然而，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了上帝。有人虛構了上帝，並借上帝之口把自己編造出來騙人的東西強加給這個世界。但世人不管這個，或不懂這個。他們把個別人虛構出來的毫無意義的內容看作自明的真理，當作絕對命令完全接受下來，毫不懷疑。然而，一旦證明根本就沒有甚麼上帝，那麼上帝代表的一切價值標準也就土崩瓦解了。

尼采認為：“基督教的上帝是地球上最腐朽的上帝概念之一……，上帝已退化為生命對立物，而不是作為生活的理想和永遠的對！上帝是一個對生活、自然，對生活的無意的敵意的宣言書：上帝已成為對於‘這個世界’的任何譏諷，對關於‘下一個世界’的謊言的習慣用語”。¹總之，上帝是一個虛構的理想，所以他宣佈“上帝死了”。

對於“彼岸世界”，尼采是這樣說的：“彼岸世界對於人隱蔽得很嚴密。那是無人的、非人的世界，那是一種虛渺的空妄，並且存在的肚子，非如同人一樣說話，是不會同人一樣說話的。”²在他看來，根本沒有“彼岸世界”，也沒有甚麼“來世”。

對於基督教價值榜中非常重要的“善”、“惡”標準，他是堅決徹底地反對的。他認為世上無所謂“善”、“惡”，它們是人們的一種解釋，而不是一種存在。他說：“人們為自己創作了一切自己的善與惡。”³總之，他認為基督教的“善”、“惡”標準是荒唐的、騙人的，人們沒必要遵守它們。他提倡超越“善”、“惡”，反對用“善”、“惡”的標準看世界。

其實，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內容主要是道德觀，基督教實行的主要是道德統治。“善”、“惡”、“鄰人愛”、“原罪”就是捆綁人們手腳、窒息人們靈魂的無形的枷鎖和桎梏。尼采要摧毀基督教的價值體系其實也就是要摧毀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在尼采看來，基督教道德的宗旨就是叫人服從，成為肉體的蔑視者並忘掉自己的存在，最終變成一個只知奉獻和服役的工具，而受這種道德支配的人都是怯懦、狡黠、卑鄙的只知道追求渺小幸福的平庸之輩。他把這種道德看作教人向下、使生命枯萎的道德，是宣揚“緩慢的死亡與尋求世俗的一切”⁴的教人自殺、流於平庸的侏儒的道德。所有的道德標準全部被他否定了。他乾脆自我標榜為“非道德主義者”，或“反道德”的人。

尼采把虛構這種道德並鼓吹與維護它的人稱作“死亡之說教者”。他認為這種人痛恨創造者並毫無創造力，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使公眾成為馴服的“綿羊”，他們好做“牧羊人”。他指出，在這些人中，“沒有甚麼東西比誠實更罕有了。甚至信仰的都是相反的東西”，然而“他們彼此心照不宣，他們就真理達成協定”。⁵這種人把與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或道德觀不同的思想觀念，斥為異端邪說或不道德，硬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對此他說：“無論是摩奴、柏拉圖、孔子，還是猶太導師和基督教導師都從不懷疑他們說謊的權利。”⁶他認為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人類的惡意報復，因為他們本身素質不佳，又沒有教養，故此借助於道德這付毒藥去毒害人類。

那麼為何大眾樂於接受這種道德並甘心作馴順的“綿羊”呢？尼采認為，他們都是無能的弱者，是“病人”和“垂死者”，他們“蔑視了肉體和大地，貪圖天國救濟的血滴”。⁷也就是說，他們沒有創造能力，只有靠憐憫和救濟活著。所以“他們想舒服，而只有中庸道德與舒服是一致的”。⁸尼采把這種人稱作“向往死亡的人”。在他看來，由於基督教迎合了人們安於平庸、不願創造的心理，才被接受下來。所以他認為“受苦和無能”創造了基督教。象這種價值觀還有甚麼保留的價值呢？

二

科學的價值觀和基督教的價值觀是對立的，科學的發展動搖了宗教信仰。但尼采認為科學建立在邏輯之上，仍把追求人自身之外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真實存在”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而忽視生命自身，所以仍是“理性的迷途”。他否認科學作為價值

體系的正確性，對科學持批判態度。

尼采反理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反對把邏輯作為解釋世界的出發點並用它虛構出一個所謂的“真實世界”。這也是他反對一切價值體系的原因。因為它們都犯了相同的錯誤。科學儘管否定了基督教的“真實的世界”，但它的知識體系的根基仍是邏輯。在這一點上它和它反對的基督教的“理論”體系沒有兩樣，所以它也難免落入窠臼，重新虛構出另一個並不存在的“真正的客觀世界”。因此尼采對科學的價值觀是持批判態度的。

另外，尼采認為，科學儘管幫助人們擺脫了對上帝的迷信，但並不能使人們擺脫對邏輯等形而上學手段的迷信。不僅如此，反而使這種迷信加強了，並形成了對它自身的新的迷信。現在，宗教迷信不是差不多被科學迷信取代了嗎？這種迷信只能使人生意義更加被人遺忘。

首先，尼采否定科學知識的可靠性。

科學的知識體系是建立在邏輯之上的，而邏輯本身是不可靠的，所以科學知識也並不可靠。在尼采看來，科學知識並不是甚麼對現象背後的所謂“真正的世界”的正確把握，不是甚麼客觀真理，而是一種主觀解釋。他說過：“科學是偽善的——人們在科學尚不流行的地方，一定不要冒充科學精神……我們不應該用演繹法和辯證法的錯誤編排來歪曲人們從不同角度來看待的事物和思想。”⁹ 他乾脆完全否定了科學對世界解釋的正確性，並認為那是“最愚蠢的解釋之一”。

在否定了科學真理對世界的解釋的正確性之後，尼采又進一步指出了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消極一面以及它的局限性。

隨著科學的發展，一個又一個的科學奧秘被揭開，人類文明躍上了一個新台階。曾幾何時，科學簡直被視為萬能的上帝。人們堅信，憑藉科學，人類將隨心所欲，徹底擺脫一切痛苦和災難。然而，尼采卻反對這種“科學萬能”和“科學至上”的態度。他認為，科學只是“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觀念——屬於是手段這一部類”。¹⁰ 他指出：“科學……很快達到了它的極限。在這裏，它的樂觀主義……經歷著遇難的痛苦。”¹¹ 他還說過：“甚麼，科學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人類創造出最大可能量的快樂和最小能量的痛苦？但是……快樂與痛苦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想取得最大可能量的這一個就不得不連同最大可能量的另一個也一同隨之去來。”¹² 他早已預見到科學能帶來的消極面。

不過他還談不上是一個科學取消主義者。在他看來，科學不是絕對真理，不能解

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同時它也不是人生目的，更不能為人類提供和建立真正的人生目標，其功能是有限的。

事實上，科學不但對自然界的許多問題無可奈何，對人生問題更是一籌莫展。不僅如此，一旦形成了“科學至上”的盲目崇拜，更會導致對人生的遺忘。

科學以客觀物質世界為對象，所涉及的課題與人生無關。可以說科學的理性與人生情感是絕緣的，質借邏輯手段進行概念推理是無法把握人生意義的。對尼采來說，人生的意義在於體驗。他認為科學以追求人生之外的所謂“客觀世界”、“客觀真理”作為最高人生目標，是把人往遺忘生命的路上引，這樣必然導致自我的迷失。我們不難發現，在現代，儘管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使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卻也給人類的精神生活帶來許多問題。在現代社會裏，可以說是人性扭曲，本能喪失，人已淪為科學的奴僕了。在這種情況下，人生的詩意遭到了破壞。

事實上，科學的發展雖然對舊的價值尺度在進行不斷的摧毀，動搖了舊的信仰，但它並不能建立起一種新的信仰，它本身也不能取代舊的價值信仰。在科學高度發達的國度裏，人們照樣進教堂，做禮拜。這一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三

既然尼采認為一切價值體系都是虛構的，都是敵視生命、忽視人生的騙人的東西，那麼他的價值觀都是些甚麼內容呢？既然他認為價值體系不應該建築在邏輯之上，那麼他的價值體系的大廈根基又是甚麼呢？在他看來，一切價值體系都應該建立在生命之上，生命的法則是其唯一的法則。只有尊重生命、弘揚自我才是道德的，才值得提倡。他的價值體系的基石就是肉體，就是本能。他認為只有活生生生命的東西才是真正的理性，才是“大地的意義”。

尼采說過：“肉體是一個大理性……要以肉體為準繩”。¹³ 這就是說，世界上的一切價值觀都要圍繞著肯定生命還是否定生命這一點來設置標準，只有肉體才是真理的出發點，而傳統理性以邏輯虛偽為出發點，則必然忽視生命，忽視自我，以犧牲人類健康來換取自身之外空洞虛假的東西。

那麼尼采的道德觀當然也是以肉體為準繩了。在他看來，尊重生命才是真正的道德，生命的法則本身就是道德的標準，違抗生命的原則儘管號稱“道德”，其實是不道德的，因而不應該遵守。他認為，在生命原則的基礎之上，保持自我才是起碼的道德，自我是道德的立法者，人人都有自己的道德，不存在所謂的“客觀道德”。

他說過：“兄弟們喲，在你的思想感情的背後，有一個權利的王，一個不知名的聖哲，——他叫‘自己’。他居住於你的肉體，它便是你的肉體。”他又說：“我的兄弟，當你有一種道德，且是你自己的道德時，那你便不與他人共有……，讓你的道德崇高得難以命名，假使你必須說到它，也別以訥訥而言為可恥。”¹⁴ 肉體才是血肉之軀，代表著人的生命和本能。

總之，在尼采看來，世上萬物的意義都是肉體賦予的，並且，一切對世界的解釋都應以肉體為出發點，世上萬物唯有肉體對人類來說是可信的，如果捨肉體而去依靠其他，無疑是捨本逐末。所以他把肉體稱作大地的意義。如果非要把他的關於生命的學說稱作“道德”的話，那也是一種尊重生命，提倡本能的道德。他說過：“我愛它是一種地上的道德，它裏面沒有小聰明和通常的理性。”¹⁵

歸根到底，尼采的哲學是一種生命哲學，也是一種人生哲學。他的哲學的主題是“人”，因而他的哲學完全可以被稱作“人學”。貫穿他的哲學的一條主線就是他的尊重生命的原則，即“肉體的準繩”。他正是本照著這一原則評價並要求人類的。

在尼采的筆下，人應該具有的最大特性就是創造性，這是生命之為生命的標誌，也是生命健康發展的條件。在他看來，任何阻礙創造力的因素都是惡，都是不道德的。以基督教道德為代表的價值體系壓制人的創造力，所以受到他的反對。他認為破壞它就是最大的善。他說過：“最大的惡屬於最大的善，這便是創造。”¹⁶

尼采認為，“權力意志”或“酒神精神”是創造力的體現，而最具有“權力意志”和“酒神精神”的人是“超人”。他認為，“超人”最具創造性，沒有絲毫現代人類所具有平庸的通病，代表了人類的希望。但他又指出，現代社會中還沒有一個人符合“超人”的標準，哪怕是最了不起的英雄也不是，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末人”的特性。

他認為，創造力強的人就是生命力強的人，他們無論做甚麼都是對的，因為他們的行為原則和生命法則是同步的。在他看來，這些人所做的一切都意味著創造，而現有的道德原則反倒是這種創造的障礙了，所以他們的創造行為之一就是首先打破這些道德原則的束縛。他理想中的“超人”就是超越“善”、“惡”之外的人，是新道德的立法者。嚴格說來，尼采的“反道德”並不是不要道德，“反理性”也並不是任意胡為，不講理智，他反的是舊道德、舊理性，即舊的價值觀，而他自己的價值觀正是一種新道德、新理性體現。

尼采把舊道德的維護者看作生命力弱的人。他認為他們無力創造，於是就發明了一種教人自殺的道德觀去對抗那些生命力、創造力強的人，用僵死的道德原則去束縛

他們的創造力。尼采把這些人貶為“末人”、“賤氓”、“群畜”。

尼采對基督教的批判及他的某些主張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或某種合理性。不過，他的所謂“酒神精神”、“超人哲學”和“權力意志”等觀念也暴露出來非常嚴重的問題。比如對本能的過分強調、對大眾的鄙視和貴族優越論的傾向等。

本能當然不能被忽視，但也不能一切唯本能的馬首是瞻。本能的泛濫是一種精神病態的表現。扼殺本能不對，但放縱本能也不行，否則就等於模糊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唯本能行事會使個人失去理智，社會也會失去控制。那樣也是極其有害的。他的哲學後來為某些危險的政治哲學所借用就是明證。

尼采的思想說到底是一種生命哲學，強調體驗生命和人生的審美意義。因此他的道德觀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充滿了心理分析和美學標準。他本人並沒有甚麼系統的政治主張或社會主張，也幾乎不從政治和道德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只從審美（美學）的角度。他實際上是反道德的。這不僅意味著他反對一切道德體系，更意味著否定道德判斷的重要性或意義。所以，他的哲學主張既非政治的，亦非道德倫理的。但是，人們很容易從他的“權力意志”和“超人”觀點裏面推導出強權有理、等級制度合理的倫理與政治結論。他對大眾的忽視和輕視也是十分錯誤的，是他貴族優越論的體現。他不關心平等與人權問題，也不懂得它們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因而他是反民主的。他的囂張的個人主義思想與貴族優越論是非常有害的。

總的說來，尼采在強調人的本能時全盤否定理性主義是錯誤的。他對肉體和本能的過分張揚已經使之成為動物性的東西。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觀點行事，社會將不復為社會，而變成一個弱肉強食的大戰場。因此，有人將他視為法西斯的精神先驅之一也並非完全冤枉了他。他的思想的確是瑕瑜互見的。

四

基督教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以及與之類似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的確是腐朽的、害人的，阻礙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是統治階級麻醉和奴役人民的最可怕的工具。尼采對它們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一針見血的。他的確也指出了現代文明的通病。但是他否定一切的態度卻顯得過於偏激了。再則，他看待普通大眾的態度是不能讓人同意的。他對普通大眾的鄙視決定了他絕不會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說話。實際上他對舊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產生的階級根源幾乎是視而不見的。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學說的深刻性。最重要的是，他所提倡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是有害的，是不可行的。他宣揚的東西實際上和貴族統治論是一致的，和現代社會的民主、平等精神是相抵觸的。

註釋：

- 1 《尼采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第245頁。
- 2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楚圖南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頁。
- 3 同上，第65頁。
- 4 同上，第84頁。
- 5 《偶像的黃昏》，周國平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6頁。
- 6 同上，第54頁。
- 7 同2，第31頁。
- 8 同2，第208頁。
- 9 《權力意志》，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4頁。
- 10 同上，第138頁。
- 11 轉引自考夫曼《存在主義哲學》，陳鼓應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60頁。
- 12 《尼采文選》，第205頁。
- 13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23頁。
- 14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35頁。
- 15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36頁。
- 16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140頁。

On Nietzsche's Critique of Christianity

Jia Haitao

Abstract:

Nietzsche's anti-Christianity focuses on its values. He argues that the set of values of Christianity originated from making up and deceiving the artificial product of the method of metaphysics, such as logic, which implies the presence of and it means dangerous and wrong norms against the law of life. He points out that under its control, human beings will lose the self and cannot figure out the meaning of life. He advocates the smashing of this set of values and building a new one that respects the self of human and the nature of life on its ruins. The core of his value system consists of flesh and the instincts of the human body.

Key Words:

Nietzsche, Christian value system, Logical making-up, Body and instincts